演培法师全集．序文

演培法师

卷001

序一

印顺

中国佛教自晚唐以来，教宗台贤，行归禅净，尔后学者莫能出其方轨，而罗什、玄奘所传大小空有之胜义，闻之者勘矣！有清末叶，杨文会居士得《唯识述记》于东瀛；隋唐古疏，后由日本集为《续藏》而问世，于是隋唐盛世之佛学，乃渐呈复兴之运。欧阳渐居士成立内学院于南京，专治奘传唯识学，驰名于时。太虚大师成立佛学院于武昌，重奘什性相，主大乘八宗并行，盖以隋唐盛世之佛法为理想，融贯性相于台贤禅净之统。凡此悉中国佛法振古之学也。然近世佛法，由欧美及日人之研习，实已扩及巴利与梵藏文。由中国佛法言之，则趋于世界佛法，融摄新知之域。故内学院研习唯识，进及西藏所传安慧唯识，法称因明，南传部执。虚大师拟成立世界佛学院，说『新与融贯』；总摄一切佛法，为教之三期三系，理之三级三宗，行之三依三趣，而导归于「人生佛教」。成立汉藏教理院，传译藏文佛典多种。惜乎法为时崩，学人散落，启其绪而不能见其成也！

演培法师，近代中国法将之一也。初就观宗讲寺，受天台教观。次游闽南、觉津、汉藏诸学院，习奘什性相，兼闻藏传中观之学。后抵台湾，乃习日文而间及日本学者之说。法师长于讲说，其受观宗之影响欤！主持佛学院，游化诸方，辄多所讲说，闻者每为之记。其平生著述，适应时会，以语体为文，实便初学。兹出其三十年之文稿，编为《谛观全集》以行世。全集分「经释」、「律释」、「论释」、「译述」、「杂说」，凡二十八册，七百余万言，其写作讲说之盛，可以见矣！泛览全集之目，法师于善巧化俗外，尤致力于玄奘之译。《解深密经》、《俱舍论》、《成唯识论》、《异部宗

轮论》等诸大部，并精研而广释之（占全书三分之一），于后之学者，必多所助益。译《天台性具思想论》，足以见不忘天台之学，而译《小乘佛教思想论》、《大乘佛教思想论》，则为日本近代研究初期之作。法师之学，盖重于化导；以性相为本，前承天台而略及近代之学者也！

民国二十九年底，予识法师于四川汉藏教理院。在川、在闽、在港、在台，先后共住者达二十年，诚平生难得之法友矣！全集成而索序于予，不能却，乃略叙近代佛学研究之趋向，以见法师所学之所重以应之。

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印顺序于星洲之灵峰般若讲堂

序二

仁俊

演公老和尚示寂整整七周年了，他生前的亲依弟子、及跟随他修学过的学友们，对他的哀思与敬念，日增无已，因此，约集海内外学友们，共同出一追思刊，借以增强景仰及崇效。他深深衬现在学友们心目中的，有四大特征，足作策励：

一 导提学友以信戒为立身之本

发心于佛法中舍家、出家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，因为体解、践持著出世无上大道，则能循此大道，觉自而导他同出秽土，同建（人间）净土。理会了如此的出家真义与大责，就再也不会轻视自己，不敢（一念）忘却佛法，每日三摩其顶而提警振奋。演公就是这么种不折不扣的过来人。本愿与今缘都深而足的演公，所以他能亲近太虚大师及印顺导师，因此，他的器量与心术、品格与德性，存之于内而现之于外的，可谓其来有自；有了如此之自，他一切的一切，才会那样的平实而切真；从平实切真中，不经意地流露出敞豁而通泰的意象与神光，将得之于虚大师及印顺导师处的一切，化为身教与言教，故其给予学友的教量——圣言量与教泽，莫不明准而深远。最纯正最圆净的佛法，端凭这么传授而绵续无尽的。

教授佛法，能令学友将佛法受持得安重坚挺、不逸不倒、能决能立的唯一要著：「信与戒」；教者于净信中明照妙法，学者于正戒中深练正命，妙

法与正命相应得直觉直行，僧团中则弥盈著一片道气。有了这样的道场，僧伽才有真修为，佛法才有真发扬的清净基地。最为重视净信与正戒的演公，凡是他所教过或住持的道场，总是从净信与正戒中，将妙法与正命配应得紧切明决，做到法与律的融贯均衡。佛法的二大梁础——净信与正戒——，道场有了这二大梁础巩固撑奠，则永不倾圮，薰陶出来的僧伽，便卓立得能破魔能见佛。

二 激发学友以愿智为发心之策

通倡三乘而特重一（大）乘的演公，这是禀承著虚大师及印顺导师的一贯宗趣。僧伽从信戒中陶练成（法）器；法，一成为身心之鉴，身心在法光中灼破了世间情见，透脱了自我威胁与惑诱，身心则放得下手脚也展得开，就这样，对三宝所承荷的，对众生所许诺的，则怎也不敢推却，不肯虚诳。佛弟子真能这么不推却，不虚诳，世间人才见到佛陀的大雄德威——彻破具我而普济剧苦者，才知道菩萨的大哲气概——甘受生死而不为自了者。学佛法也将佛法行得为法为世，法身慧命才有我们的分；我们的法身慧命分分成长不已，我们便成为诸佛菩萨的化身，尽让人从我们三业上想到、听到、见到诸佛菩萨的音容謦欬，活佛法与真智愿，始能令人领会而感受得的实实，许多人都这么为佛法摄涵而觉变得直直上进、稳稳下化的。佛教所倡践的教育旨趣，完全著眼于此。

视僧教育为第一天职的演公，六十余年——直至示寂前，从未一步离开过僧教育岗位；他对僧教育所灌充的心血与力道，鲜少人能和他相比的。极勤恳地以智愿激发学友的他，而自身更于智愿中激发得永不休息，临示寂前还照常端坐为众说法，真做到了为法忘身的境地。因此，他积集了无量的感召和感动的德与力，所以跟随他学习的学友们，都从瞻仰中学他的智愿，以作为激发自己的猛鞭快策！

三 巧度学友以沉廓为守为之阶

学佛的重点：自度度他；自度——超越了相对的二；度他——于不二中救脱出著于二的有情。学佛法而能体悟甚深极甚深的佛法，必须紧握而实践

这样的度，才能从的准步骤中而登升佛法之阶。演公教人度人，最重视落实的步骤，撇绝了一切俗泛知见。他一生深入三藏，从三藏中体握著育僧、建僧、度僧的基准，在他的觉察中，肯认著：度人，必须先度僧，因为有了成材、成格、成德的「不受惑」的僧伽，然后才能展开实际的度化大事。他从三藏中深深地觉持著古佛古圣的真髓纯质，与古佛古圣相晤得永不间隔，故其所存、所思、所现的一切，莫不朴淳笃坚。加上他与近、现代出家中二位〈津粱〉泰斗——虚大师与印导师——亲炙十数年及数（六）十年，对二位泰斗语默动静中的一切，莫不心领神会得息息相通、事事作鉴，因此，所摄取的明正而恢宏，所修发的深净而挚渥；从这么样的摄修恢挚中，所施设或透露的一切，则必能于善巧中而度僧，所度的僧受到极善巧的度化，也就能真切地度人了。

演公六十多年僧教育的施设与开展，总括地说：巧度学友；他的巧度方针：沉廓。他从二位泰斗处体握著僧教育能起实效、发实力的不二法门：惟有沉廓二字。佛法的精深与广大，信慧与愿悲的难学难行，一般心粗气浮与求名逐利的痴钝者，休想获得佛「法分」的。以故，必须厌离心与菩提心，发得最极痛切与坚挺，始足以从「法分」中体悟得萧然不著（世间），毅然不舍（苦众）。能练就这般真功底的，就得沉潜得不受钓诱，从沉潜中操提著佛法命脉（缘起性空），汰绝了我法二执，才会从开开廓廓中探大头面而扬眉吐气，安住而明透于此种知行中，谈平常则平常得处处平常，谈非常则非常得念念（不著）俗常哩！演公从沉廓中这么陶培学友，学友就这么有守有为的，的的准准地循次升入佛法之阶，值得我们借鉴和察效喔！

四 谆劝学友以饶益为济世之别

凡是跟随演公学习过的学友们，总感到他那为法、为人、为世的行愿与精神：与时俱进，与空俱扩，因此，从他修为中体现与兑现的，处处都无私的充塞著这样的进与扩。所以，与他相处日久了的学友们，都受到他深度感召，高度启迪，有形无形中为法、为人、为世的行愿与精神，也就从修为中与时俱进，与空俱扩得无尽无限，必发必荷，荡绝了一切欲私，心空手快（净）得不与自我商量一念，自觉就这么斥断了自作；世出世的绝大作为，便

从此开始。出家人真发愿学佛法的，首先严格地减低经济欲，提高经论愿，从经论愿中将经济回向一切苦难众生，这个世界才能减少斗争及战争。演公对经济欲淡化极了，因为他完全脱离了私有的经济欲了。出家人突破私有经济图营的圈囿，则能趣向或觉化于解脱心涅槃境中了，高逸风范与平澹道气中，昭豁与流溢的一切，给世间的影响与印象，真个是新净得直透肺腑，深镂心脑而永不磨灭，大摄受与真度化，大抵这么发端的。

活得、行得如此的大与真，饶益有情而度无极的深观大行，便从「诸佛行处的无我法」中不落商量，了无顾恋。演公这么立己而行己、达己，也同样的这么谆劝学众，称得上末法中的法幢律轨了！

佛历二五四七年十月二四日午后 仁俊于新州同净兰若写

序三

印海

印顺导师门下，早期就有「四哲」之说，这四大弟子分别是：妙钦、演培、续明与仁俊四位法师。其中以演培法师曾受导师长期现代佛法革新理念的薰陶。演公早期接受天台教育多年，他演讲的才能与风度，的确是继承了天台本宗的家风，除了天生的声音宏亮之外，加之对于佛学的造诣，国文学养的深厚，和语句措辞的隽永，演说的内容若是记录下来，马上即能够成为一篇很精辟的文章。

演公之法名为「演培」，实在是一位名符其实，名不虚传，不愧为天台教下所「培」养出来的「演」讲天才法师，每当听闻他的演说时，从心田中所发出的法音能量，句句即可扣动听众的心弦。无论是老参或者初学，只要听到他演讲，就能够受益不浅，这就是演公天生为一代法将的特色。演公原籍是江苏扬州人，特有的家乡语调，正适合当初我们这群在台湾江苏人的口味，所以我除了亲近导师以外，跟随著演公学法也有很长的时间，因此，所获法益良多。此外，演公所写的文章通俗明了、文字流畅，层次井然有序，所以读他的文章亦能够一目了然，令人容易理解佛法深邃的道理，听者、读者皆能三根普被、利钝全收，普受法味滋润。

演公的学识渊博，一生写下了许多著作，可谓是著作等身，内容涵盖了经、律、论等三藏高深的义理。记得我最初所拜读的是他的《异部宗轮论语体释》。此论由世友尊者所著，是一部宏扬部派佛教思想的论书，一般人并不容易理解。但是此难懂的论述，经过演公语体文深入浅出的注解后，就能引人入胜，理解到印度原始佛教、根本佛法的义理，这是仅举此一例说明而已。由此，即能了解到演公对佛法深入浅出的特色！

演公是早于印顺导师先到达台湾的，他在台湾获得虚大师在家弟子李子宽居士的护持，于一九五〇年间在台北善导寺创办了「台湾佛教讲习会」教育台湾年轻的僧侣，当时我也还是旁听生。演公在主持讲习会期间，在他门下也培育了「门下四哲」：修严（晴虚）、圣印、通妙（吴老择）及修和四位台湾青年僧侣后起之俊材，他们四位对近代台湾佛教都作出有很大的贡献，这是有目共睹，而是演公复兴台湾佛教不可否认的史实。

演公的法体一向健壮，说法时精神饱满、中气十足，即使不用麦克风，每字、每句都能交代得清楚：声音宏亮、如狮子吼，而且在每段文中都有其层次，演讲时如剥笋般一层层深入解说，令人易解与记忆，这即证明了演公佛学渊博、语思敏捷。

记得一九七四年我曾跟随著演公从新加坡到达南越宏法，当天晚上他在南越西贡市梅寿传居士的舍利寺演讲「八正道」之演说，从新加坡到越南有五、六个小时的飞航，我们下午才到达。他在当日晚上就开始演讲，滔滔不绝演说了三个小时。当时听众爆满，座无虚席，而且都是南越佛教界高层人士，演讲之先并未拟稿、准备，此种功夫使令越南佛教徒无不敬佩万分。

现代佛教也需要如演公一般的弘法健将住世。宏扬佛法固然需要从教育为开始，但是演公的弟子们在宽严法师的领导下除了教育与文化工作外，也进行著慈善与医疗的工作，这就是为弟子报师长恩惠最好的途径。记得过去慈航菩萨曾说过：「拯救佛法的三个救命圈：慈善、文化、教育」。演公在世之时重视文化工作，尤其在僧伽教育更是不遗余力，今天演公弟子们继承了师长的遗志，宏扬大乘佛法亦不遗余力，相信演公在常寂光中，知悉在世

间上还有很多人在广为宣传他的佛法纶音，相信他会非常高兴的。佛法的高深义理，如果没有人来旁述、整理、演讲和宣扬的话，往后弘扬佛法将会更难的。

时间真快，演公上生将届十周年了。在此，他的出家弟子台湾的净珠法师发广大心，将演公一生中所著四十四册的大作整理再出版，这就是弟子们对恩师的感恩：以文字般若来宏扬正法、教化众生。由此表示演公虽然上生了，但是他的法身舍利却可以永传人间，使得后世佛弟子们能够得到佛法的滋长，令演公精神恒存。当然，印刷此套全集是需要相当的人力与财力，我感觉这才是做弟子的一番孝敬之心，此一报答师长恩之心是难能可贵、值得赞叹的。

净珠法师曾当面以及信函中，诚恳的要我为演公文集再版写几句话，为了对我的亲教师表示至诚之敬礼，写出此一短文，亦可作为推介之赘言罢。

西元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印海写于美国加州法印寺

自序

演培

我于幼年出家时，没受过正式教育，只在私塾读了几年书。到受具后出外参学时，初在宁波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学习天台教理，次在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修学一般佛法，后在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得闻性空与唯识。先后虽在各佛学院受学，但因未得思想体系的训练，亦未受到有系统的完整教育，更未在文字方面下过一番工夫，是以，不特对佛法的认识，未能深入其中的堂奥，即对文字的学习，亦未奠下深厚的基础，不能不说是我修学因缘的不足，亦是自己没有刻苦自励的致力于学的结果！

到了二十五岁，奉太虚大师命，去合江法王寺，创办法王学院，感于自己了解佛法的不多，不想耽误来学的学子，特回汉藏教理院，恭请印公老人担任学院最高导师，指导学院一切事宜。教学之余，复听导师为我们教职员数人讲《中观论颂》等，并将导师所讲的记录成书。但到这时为止，始终未曾学文，论说自己所了解的佛法，原因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，特别是在

导师的领导下，感到导师的佛学，是那样的渊深广博，条理分明，而在佛法教理思想上，又是那样的发前人所未发，自己连法海的一滴都未沾到，怎敢随便的乱学涂鸦！

在这期间虽曾学习写些佛学短文，终因感于不怎么成熟，从来没有想到将之发表，到了抗战胜利，由川回到上海，复奉虚大师命，主持杭州武林佛学院教务，始于课余之暇，写些佛学论文，发表于海潮音及其他佛教杂志。后来违难香江，仍在导师座下学习佛法，并常写文发表于大醒上人主编之海潮音，同时将在沪为上海佛学院诸生所讲所写尚未完成的《异部宗轮论语体释》，为之续成，并在香港印行，是为我出版佛教论书注释的第一次尝试。不用说，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，亦不值有识学者的一阅，只可说以供初机的参攷而已。

自从学习写文，迄今三十余年，或发表于各佛教刊物，或已印单行本以流通，计计字数，虽说已七百余万言，但坦白说一句，所写各种文字，不论经论的注释，不论一般的论说，既说不上有什么独特思想，更说不上有什么特殊所见，只是老实的就所知写出，以求人们能看得懂就是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实没有再为编成全集的必要。但为适应一般初发心者，使能借此入于佛法，从而如实修学佛法，也就自忘自己谫陋，将历年已出版或未出版的编集起来，题为「谛观全集」，设法在台出版，以期在生命历程中，留下自己一点心影。

世间不论什么，以佛法说，都是因缘，全集的出版，自亦有其最极殊胜的因缘，那就是去年（民国六十五年）春，我印公亲教上人来星小住，老人看我埋头在整理《成唯识论讲记》，于闲谈中，问我写了多少有关佛法的文字，进而并慈悲的开示说：「可将所写的经论注释等，搜集起来将之出版，免得以后麻烦别人，现在自己做得到的，还是由自己来做好」。由于老人这一提示，乃将已未出版甚至还在写作中的，稍为加以计算一下，不意竟达七百余万言，以类相从，分为经释、律释、论释、译述、杂说五大类，共分为二十八册。印书因缘，如是如是。

经释一，包含《十善业道经讲记》、《八大人觉经讲记》、《妙慧童女经讲记》；经释二，含有《金刚般若经讲记》、《般若心经讲记》、《金光明经空品讲记》；经释三，是《解深密经语体释》；经释四及五，是《维摩诘经讲记》；经释六，计有《普贤行愿品讲记》、《观音普门品讲记》。总合经释，约一百四十余万言。除《解深密经语体释》，是自己亲笔写的，其他都是在港、越、星、马各地弘法说法时，由诸闻法弟子之所记录的。虽说亦曾经过自己略为整理，但文字必然是不一律的，详略自亦是不一致的。而且为使闻法大众皆能有所了解，所以讲时不得不讲得特别通俗。

律释只有一册，就是《梵网经讲记》，最初印为上下两册，现在将之合为一本。这是应星洲菩提兰若慧圆师之请，在该兰若每周共修会上讲的。由于时间的相当充裕，整理记录时也就较为详尽。虽在南洋佛教发表，但十重戒还未刊完，就应听众的请求，印成单行本流通。全文计约三十五万言。关于戒的方面，理应多写一点，因为在外弘法，讲戒是有很多不方便的，甚至有人听到说戒反而不敢来听，所以像止恶的律仪戒，只能在讲七众所通行的三聚净戒时略为提到，不能特别的多为说明。五乘之基的戒学，未能多为论说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论释一至论释三，是《俱舍论颂讲记》；论释四，含有《异部宗轮论语体释》、《劝发菩提心文讲记》；论释五，内有《唯识二十颂讲记》、《八识规矩颂讲记》；论释六，是《入中论颂讲记》；论释七至论释十一共五册，是《成唯识论讲记》。此中所有论释，除《宗轮论语体释》，是亲自所写，其他皆由僧俗弟子之所记录。不过特别要说明的，就是这些论典，有在佛学院为学生讲的，有在外弘化为大众讲的，更有为少数人讲的，其浅深当然亦不一致，但大体上还是有其一贯性。总合各个论释，共二百七十余万言。其中《成唯识论讲记》，是最近三年讲说记录而成，仅在《菩提树》发表了极少部份。

译述一，是《大乘佛教思想论》；译述二，是《小乘佛教思想论》；译述三，包含《心经十二讲》、《天台性具思想论》、〈瑜伽师地论解题〉、〈摄大乘论解题〉、〈阿利安文化与佛教成立〉。总计约八十余万言。这是

我初到台湾时，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之余，学习日文所试译的，错误当然在所不免。我译大小乘思想论的动机，是因当时感于中国佛学者，对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进不大重视，所以特地译出贡献给我国佛法者。至于《天台性具思想论》的翻译，因我最初学法时，就是学的天台，虽说后来没有在这方面深入，但为表示我对天台学的尊重，所以特别译出此性具思想论。

杂说一，包含《佛教的缘起观》、《法相唯识及其思想演变》；杂说二，计有《金刚经概要》、《八关斋戒十讲》、《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观》、《人间佛陀》；杂说三，内有《南天游化》，谈谈泰越佛教及弘化经过，〈泰国佛教的巡礼〉、〈泰国佛教的简史〉、〈泰国佛教的实况〉。杂说三中所有的文字，是我第一次出国弘化的一些报导，对泰国佛教特别多所介绍，因据一般说来，南方国家佛教，虽说皆是奉行小乘，但以泰国佛教为最纯，所以特想借重他国佛教的发展，看看自己国内的佛教，有些什么应兴应革的，以期国内佛教亦能日益开展起来，如泰国佛教那样的纯洁！

杂说四，是《法雨徧施集》，显示此中所收的文字，是在星、马、越、菲以及美国各地所有的讲稿，不是限定在某一地讲的；杂说五，是《狮城演说集》，那是专收在新加坡各佛教道场的讲稿，其中最多的，当然是在般若讲堂每个夏历月之初一金刚法会，为众所有的开示。关于这一部份，曾以般若讲堂开示录的名称出过单行本。杂说六，是《庆悼杂说集》，显示此中所收的文字，有庆祝佛诞的，有庆祝佛学院毕业的，有庆祝学校周年纪念的，有庆祝道场落成的，有悼念已故大师及诸师友的，有一般性的论文等。因字数太多，分为上下册。总计杂说类，约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如上所举，虽说都是有关佛法的，但因我的佛法认识极浅，加上没有文学的修养，复又没有写作的技巧，自认是不怎么理想的，在有高度思想和优美文字的学者看来，必然不会有所满意，甚至认为是多余的，白白浪费大好时光，根本没有出版价值。我自己所以认为不理想，因集中所有的思想理论，都不是从自己心灵中流露出来的，只不过对佛所说经典及大小乘贤圣所造论典，加以语体化而已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毕竟化费了一点时间和绞了一点脑汁，因而也就不自量力的献丑于我佛教界，尚请诸方大德，不吝惠予指正，

我当诚恳接受！

说实在的，像我印顺导师那样对全体佛法有独特思想和认识的，不说在同一时代中难以多所发现，就是在长时期中亦是不多见的，因为他老是个学验丰富，史学修养，皆臻上乘的大善知识，所以见解卓越，智慧超人，不是一般常人所及的！谁不愿有像印顺导师那样的独特思想，清新风格，文笔简洁，说理细腻，结构严密，体系完整，甚至具有新的境界的作品？但因自己的智力不够，那亦是无可如何的。我深知自己的智力太差，学力有限，当然不能写出有思想有理论有体系的论书，只好就自己能力所能做得到的，写些通俗的经论注释，以方便接引初心学佛者。

同时我得说明的，就是我所讲记的各个经论，虽说亦有依于古德注疏，但大多数还是依于太虚大师及印顺导师这条思想路线的。二位大师所走的佛法路线是很宽广的，我沿著这条思想路线走时，虽说非常的小心谨慎，但是歪曲了或所不免，是以如有说得违背这条思想路线，自然要我自己负责，不能说二大师的思想就是这样。二大师的思想无所不包，不是我这浅智者所能测其万一，是以不说自己没有独特的思想，就是弘扬二大师的广博思想，亦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做得到的。二大师的佛法思想非常宽容，只要是不违正法的，就是敌体相反的思想亦不予以排斥！

当我整理了全集以后，导师老人及本道、优昙二长老并超尘、隆根二法师，很慈悲的立刻发起倡议出版《谛观全集》，且公推导师老人撰述缘起，发表于《菩提树》及《南洋佛教》。这种爱护的慈悲心，使我深受感动以外，唯有多作佛化事业，以报答导师及诸长老、法师，其他我还能说什么？自缘起发表后，海内外都有反应，而且相当的热烈，不能不使我深深的感到意外。由此亦可明白的看出，一个人真诚为法，时间不是白费的，脑汁不是白绞的，精神不是白花的，因而更增加我为法为人的勇气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报答三宝及师友的恩德！

出版这样一部大书，印费固然是一大问题，校对更加是一大问题，亦即人才比钱财还要来得困难。当时导师老人在星，曾经特别谈到这点。老人对

我慈悲，真是恩深似海，立即慈悲的说：「关于校对方面人选，在此不能为你决定，回台代为征求过去校对《妙云集》的四人，看看她们能否发心，再作最后决定，如果她们发心，食住在我静室，自是不成问题」。老人回宝岛后，很快传来佳音，说已征得四人同意，愿发心为全集负责校对，你可将部份稿件设法寄来。老人这种慈悲真实的精神，怎不使我感动得流下欢喜之泪！

得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，立将部份稿件寄台。全集文字，多数在各佛刊发表过的，亦有以专书而印行的，现为统一起见，一切从头排印。这是全集出版最大最胜的因缘，如不是导师老人的慈悲，怎会有这全集的问世？是以我在这里，首向慈悲导师，从心灵的深处，致最万二分的诚挚谢意！因老人不特为全集征求到校对者发心，而且成就校对者的食住，甚至还为全集设计，从旁指导校对事宜，或有疑问及不明白处，亦随时请示导师解决，所谓师恩难报，真是一点不错！因而我想在我这一生中，能得这样一位慈悲师长，亦可说是大幸而不空过此生了！

优昙、本道二老，超尘、隆根二师，对此全集，不特发心发起，而且多所助力，真是功德难思，自亦是我所当热切感谢的！宽严仁者对此集的出版，亦可说是尽了她的最大努力，从多方面协助此一大业的推行，甚至特地飞去台湾，处理所需要处理的事宜，可以想见她是怎样的热心，同时不能不说是极为难得的，相信她的福慧会因此而增长的。还有朱斐居士代为接洽印刷厂及助购印书纸，并诸台、星、港、菲僧俗大德，全力推动全集的出版，特别是像慧中、赐曲居士等，都是我当在此一并致谢的！假使没有这么多的有力善缘，全集出版必然会成为问题的！

最后复承导师老人慈悲赐序，张龄、郑寿彭二居士亦惠嘉序，使全集增色不少，当然亦是我所要感谢的！不过二居士在序文中，对本人的过誉，实在愧不敢当！末了，我要致以诚挚谢意的，自是性滢、心如、慧润、依道四师的发心校对。校对一事，看来是很简单，做来实在不易，过去我和续明法师在港校对《太虚大师全书》，深知个中滋味，如没有相当的耐心毅力，不能负起这样艰巨的任务。四师对于校对，尽心尽力而为，可谓克尽厥职，实

属极为难得，是以我对四师应该给予高度的赞美，赞美她们认真不苟的精神，赞美她们不怕工作的单调！

佛在经中一再告诉我们：诸法皆是众缘成的，本于这一不变原理，全集出版自不例外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是主要条件与次要条件而已。所以对于如上大德致深谢意外，对诸出大心力财力而且愿作无相财施力施的，同样要致以深切谢意，并祝诸位深入法海福慧增长！

（中华民国六十六 佛历二五二一）年岁次丁巳夏历六月十八日 敬序于新加坡灵峰般若讲堂二楼善住室